

季彥林 日記

1935.1.1—1936.12.31



季羨林

(1911—2009)

著名的語言學家、佛學家、印度學家、翻譯家，梵文、巴利文、吐火羅文研究專家，作家，在佛經語言、佛教史、中印文化交流史、印度文學和比較文學等眾多領域，成果豐碩，著作等身，是中國少數幾位被譽為“學術大師”的學者之一。歷任北京大學教授、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、北京大學副校長、中國社科院南亞研究所所長等。他的 100 多部著作已彙編成 24 卷《季羨林文集》。他主持編纂的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、《傳世藏書》、《神州文化集成》、《東方文化集成》等大型叢書在傳播中國傳統文化、弘揚中華民族精神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。

余表之嘉象

晚二行寄

二十日早晨预备写信(但只寄)一封,沈向妮予之  
人用为课,因于今天下午交到柏大吉上课.

十一日拜行高,回到学七食堂去吃饭,吃过饭  
回到他和沈,出外去替到柏大吉,夫又下雨  
教授名 Hühm 真讲得太好了,如到不研究,  
和这书,一次真一文讲书然而没有心思  
不读十卷,吾不是我的讲的比力大,只是他  
讲的太清楚.

归来又遇雨,在高书校(徘徊)一会,真有点  
好,书而且又真便宜,我总尿连不忍去

二十一日早晨接到 Rachall 之信,要我的今天是去,下  
礼拜一交我的书十卷.我书寄行寄,不久交  
也去了,我的书到 Jasanen Str. 去, Rachall 把要  
我的书的地寄给我,又送了我们的每人一  
本书.的到到寄,因他到 Friedrich Str. 取  
信到 Leipzig Str. 去找一个图书馆,但然  
尔没找到,于是看看地图和指南针到  
Jungarten 去, Jungarten 是一大片树林,那里  
有小河可以划船,树考很粗,类大数百斤  
物,非常清楚,我们的书是书,查得公累,书  
取看是一起互像,是 Wagner 之不禁太美

一位地獄，頗有意思。

回家(法)一點書，精氣不似如，人很粗過。這是我在外國過的第一個年，但在這樣平淡中我過去了，我受不出今天與昨天有什麼差別，但在晚上拿起筆來寫日記的時候，才真切地意識到這已經是一九三六年之正月了。這意識又帶給我一種莫名的煩惱，我竟受不出這自己是快樂，是悲哀，彷彿春天的早晨似地，當我手飛去，

二日作了。視惡夢，精氣始終沒得到一點在靜，在視沉睡之心，一天精氣又恢復了，再來一視惡七八糟之鬼夢，精氣以此就可知見了。

起來勉力(法)一文法翻譯，+一點書去，到即改向學(法)書，又買(法)信封信紙，向這作於山上走了一趟，在橋上(法)一會。

回到家來，這單單的，叫(法)東西，欲(法)寧信，但也寫不下去，勉入睡了一點，這視始終是彷彿有一種空寂似地叫(法)煙火清，當時也睡不好。自從出國以後，精氣也始終不好，寧在曲掉正，讀書法竟不(法)集中，這不知是那視來的毛病，在國內

1935

民國二十四年



民國二十四年(1935年)  
一月

底圖為20世紀30年代清華大學校門

【正（一）月一日】

在家，極感寂寞，新曆年我總覺得沒有年味。說實話，我真贊成有年，人們忙碌一年來，就只在過年的幾天痛快痛快。現在新年一般人不願意過，舊年又不允許過，弄得彷彿武大郎盤槓子，上下不夠頭。難乎為今之人矣。

【二日】

今天是假期的最後的一天，一轉眼，五天假就過完了。還沒能痛痛快快地樂一下呢。

因為還有許多事情要作，所以早晨就從家裡趕回學校裡來。

一到學校，又覺到疲乏，大睡一場。

【三日】

開始上課。

接到盧杏孫的電話，今天過午請我吃飯，我真不想去。

鴻高從北平回來，頓了一學期，仍然沒弄到事作。要回家，沒有路費，我給了他十元，因為自己也正在鬧窮。

過午大千來，約我同到盧家去。我託他替我說一個 excuse（抱歉），我回家去了。晚上又回來。

【四日】

上了一早晨課。

大千說過午來，但等了半天卻終於沒來，我只好自己回了家。

晚上在家裡看了幾本作文。

【五日】

早晨又回到學校裡來。

也沒能作甚麼事，閒遊了一早晨。過午大千來，打了半天乒乓球。沒有網子，只有一條線，殊無意思。乃一同到青年會去看籃球，是博愛（手槍旅）對老隊，博愛打得不壞。又一同到小布政司街沂州小館去吃飯。

【六日】

昨晚打牌，今天早晨一叔走，早起來送他，頗困。

早晨又回到學校裡來，仍然沒作甚麼事。

過午又睡了一陣，接到林庚寄來的《春野與窗》，印刷紙張都非常好，我很羨慕，自己為甚麼不早把文章整理出一本書呢？今年春天無論怎樣總要把《因夢集》出版了。

【七日】

早晨上課，過午下課後回家，我真不願意家去。鬧了半天，天下的老鴿一樣黑，家中沒有不想多要錢的。我現在真成了魚肉了，只好任他們宰割吧。

晚上又回來。看《續紅樓夢》，無多大意味，任嘴胡謔，不過筆墨還不壞，所以看起來還不膩。

【八日】

早晨一堂，過午三堂，非常疲乏。

決意整理整理稿子印成一本書，寒假期間預備把序寫好，再寫上兩篇補上，其一已經決定寫《憶母親》。

想起這半年來的生活，真太沒意思了，終日同作文本對命，一篇文章也沒能寫，這樣下去豈不就墮落了麼？現在，下學期能在這裡不，還不敢一定，作事真難，但不在這裡也好，自己可以安心寫點文章。

【九日】

頭午預備功課。

過午回家一趟，隨著又回來。

大概因為騎自行車的關係，晚上頗乏，仰在床上休息，不覺睡去。醒後已十點多，又把《登樓賦》讀完了才又睡去。

【十日】

早晨只上了一課。

過午上兩課，非常不帶勁，教書匠生活真沒趣，然而自己又能幹甚麼呢？

昨天看完了《紅樓續夢》，覺得雖然扯得太過一點，但文字還寫得不壞。

今天又借了一本《紅樓圓夢》，事實既不近人情，文筆又惡劣不堪，看之頭痛。

【十一日】

早晨上了一早晨課。

過午沒事作，頗無聊，把《紅樓圓夢》看完。開校務會議，開了半天，議決成立校友會。

晚上又沒有事作，只好睡覺。

【十二日】

我以為大千要來找我，但等了半天終於沒來，不知又到哪裡去了？報上登著，德國遠東協會致函清華要求互派助教學生，這不是到德國去的一個好機會嗎？我給吳宓寫了一封信，問問詳細辦法。我想辦一辦，大概有成的希望，倘若真辦成了的話，我要怎樣高興呢？過午回家。

【十三日】

大雪，一天沒止。  
吃完了飯，沒事作，外面下雪又不能出去，只好打牌。  
過午回校，時雪勢正盛，滿街鵝毛紛飛，亦奇觀也。

【十四日】

雪下了一宿。早晨開門一看，銀世界，白光萬頃，瓊花十里，妙甚。  
昨天接到長之的信，說鄭振鐸替商務編文學研究會叢書，要替我出散文集，非常高興，正愁自己不願意印，當時就整理稿子，整理貼簿，弄了一晚上。今天又接著貼，貼完了，但一算才三萬字，未免太少，決意年假寫兩篇補上。  
晚上預備寫《憶母親》，半年來沒嘗創作的滋味，現在嘗起來，畢竟不好過，然而又好過。

【十五日】

早晨一起來，就坐下沉思關於母親的事情，預備寫下去，但終於因為今天太忙，心裡彷彿有甚麼東西壓著似的，只好起來預備講義上課。

過午下課後回家，在家打牌一會兒。

晚飯後就又回來，理髮，預備明天講的東西。開始看《醒世姻緣》。

#### 【十六日】

早晨預備了一早晨講義。

過午下課後，心裡頗疏散，因為寒假將屆，功課已快結束。

同一山到城裡去洗澡。

下學期是不是還能在這裡呢？心裡頗不安，但我想，不會成甚麼問題的。

#### 【十七日】

雖然還上課，但學生已有沉不住氣的傾向了，心裡甚不高興。

下學期究竟還在這裡不呢？學校當局也不明白說給，眼看寒假就要來到。在這裡當然好，不在這裡，也不成甚麼問題，另想法子好了。但現在卻弄得清不清白不白，算幹甚麼呢！

#### 【十八日】

“八一”今天上最後一堂，胡扯了幾句。

過午沒課，但寒假眼看就來到，下學期能否在這裡，已成了問題。按說，學校當局已經應該通知我們了，一直到現在，只不見動靜，豈不悶死人嗎？

大千來，同一山、大千到城裡吃飯。

#### 【十九日】

昨天晚上腦筋盤桓了一晚上下學期的問題，雖然我並不多高興能留在這

裡，但看趨勢下學期恐怕不能在這裡了，心裡卻又很難過，彷彿失掉了依靠似的。

早晨一山來，說他聽李映元說學校下學期對他解聘，理由是因學生反對。他神情非常沮喪，我聽了免死狐悲，也很難過。對他解聘並不是最近的事，校當局蓄意已久，但我們竟不知道，本來也有幾個可以告訴我們的人，但他們卻諱莫如深，這樣的朋友！我又認識了人心！

下學期蔣程九先生也辭掉教務，有梁竹航繼任之，內幕頗不簡單。

心裡極難過，下學期怎麼了呢？於是立刻給楊丙辰寫了一封信，但沒發。

回家，心裡彷彿墜上一塊石頭。

#### 【二十日】

昨晚又在枕上想到這問題，得不到解決。飯後同希元到運動場逛了逛，在深雪裡騎自行車，極有意味。

回家打牌，飯後回學校，又同一山談了半天，我要想打聽清楚，我下學期是不是還可以在這裡，但打聽誰呢？於是坐上洋車，到樂山街去找蔣先生。談了半天，對他辭教務的事也談到了。他說，同學對我都很好，下學期不成問題，因為校長太忙，所以還沒能給我說。

#### 【二十一日】

既不監考，也不出題，當然更不看卷子，只上班，所以非常痛快。早晨把“九一”的功課結束了，過午把“九三”的也結束了。

無所事事，也頗寂寞。

【二十二日】

又沒有事作，只看《醒世姻緣》。

晚上一山走，過午到城裡買了點東西送他，晚上到車站去送他，不久梁君也趕了去了。

歸校後仍讀《醒世姻緣》。

【二十三日】

早晨傅伯平、李文山相繼來訪。伯平謀膠縣中學校長，要見宋校長。文山從北京來，經過濟南回家。

過午回家，晚上到後宰門森堂處一談，瑞周也住在那裡。

【二十四日】

伯平又來訪，我還沒起。

又作了許多無聊的事。

【二十五日】

早晨到學校裡來，從昨天已經開始寫《憶母親》，今天又來接著寫。但總是有人來找，沉不下心，所以也寫不暢快。

【二十六日】

早晨又到學校裡來，仍然接著寫，但仍然寫不暢快。

過午訪長之，談得很痛快，同到五福樓吃羊肉。吃完又到後宰門訪寶鈞，也談得極暢快。

【二十七日】

早晨又到學校裡來，繼續寫下去。但心裡事情太多，大亂，總不能很安靜地往下寫。

過午訪大千，他本來約我吃飯，因為今天家裡請一個看陽宅的先生，需要我家去陪一陪，所以我到他那談了一會，就回了家。先生已到，頗能談一氣，但所談的大多是胡謔八扯，態度也是十足的江湖。

【二十八日】

早晨又到學校裡來，接到虎文的信，附有楊丙辰給他的信，說露薇在河大因待遇不如意，大肆咆哮，楊先生極為難，請虎文設法。接到信就訪長之，談了半天，議出一個辦法，寫信給露薇勸他容忍，寫信給楊丙辰調停兩人感情。

過午同叔父、趙仲明老伯到城裡去洗澡。

【二十九日】

早晨仍到學校裡來，繼續著寫。

看看就要過年了，但我心裡殊感覺不到年味，是因為歲數長了的原因呢？還是因為別的呢？

【三十日】

早晨仍到學校來，寫，但卻寫不多，這篇文章使我非常失望。

午飯後同叔父到勸業場、趵突泉，又到弭家去，在弭家吃過飯，回家。